

## 三代渔民的洞庭记忆

新华社记者刘紫凌、董峻、史卫燕

风急天高、清渚沙白。这个冬天，没有“冬捕”，渔民们聚在一起，不为捕鱼，而为交船上岸。

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入常年禁捕新时代，沿岸近28万渔民即将“转业”。“长江之肾”洞庭湖，是鱼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世世代代以船为家的洞庭渔民，将自此收网上岸，开启新的生活。

见过银鳞雀跃，听过渔歌唱晚，叹过水臭鱼瘦，尝过栉风沐雨……洞庭湖畔，我们听老中青三代渔民讲述他们与鱼相伴、与水相守的苦辣记忆。

**“以前水清鱼肥，我婚宴用的鱼最大有70多斤”**

西洞庭湖，洲滩纵横，港汊交错。冒着寒毛细雨，记者来到湖南汉寿县蒋家嘴镇一栋二层楼房里，年过七旬的渔民唐代钦正和家人围炉烤火。

1946年，唐代钦生在渔船里。从小在船上长大，唐代钦14岁继承父亲衣钵开始打鱼。

俗语云，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渔民长年日晒雨淋，穿风浪浪之间，随时有翻船丧命的危险。唐代钦说，喝江湖里的水，容易染血吸虫病，在医疗不发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听说过有得病渔民因为肚子胀得难受，自己剖开求解脱的。

在他的记忆里，年轻时每年三四月份都有“鱼汛”，白花花的鱼儿随着流水而来。“有时鱼儿甚至自己跳上岸，路过的农民拎回家就是一顿顿鲜。”唐代钦笑着说。

“水洗白沙生白银，丝丝白银是佳肴。”这首民谣唱的是洞庭湖重要经济鱼类之一“银鱼”。最近10多年，除了沅江十八湾，其他水面基本打不到银鱼了。

“以前水清鱼肥，1968年，我婚宴用的鱼最大有70多斤，最小的也有40多斤。现在这么大的鱼根本见不到了，儿子结婚时，用的最大的鱼还不到20斤。”

2004年，唐代钦带领渔民尝试过生态养鱼。那时他发现，一些人来到洞庭湖，承包湖泊、洲滩，用钢筋、水泥等将大片水域围起来，鱼儿和渔民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占破坏。

为了保护环境和渔民利益，唐代钦还带着渔民与这些企业对簿公堂，最终赢了官司。

“洞庭湖是渔民的母亲湖，我们必须爱护。”唐代钦说。

**“厂越来越多，水越来越臭，鱼越来越少”**

2019年12月18日，又是一个冷雨天。53岁的洞庭湖渔民罗友连和妻子在船上忙活，为上岸作准备。船上湿冷，冻得不行时，就窝进被子里暖一会儿。渴了，就用铁桶在湖里取水，用明矾沉淀后饮用。

“渔民喜欢水，和农民喜欢土地是一样的。整个洞庭湖，一个小小的湾湾，地名、水性我都一清二楚。”罗友连说。

在罗友连的记忆里，小时候自己喜欢在船上跑来跑去，父母怕他掉到水里，专门搓了根麻绳，一头系在他腰间，一头系在父亲身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渔民迎来“黄金十年”。改革开放初期，渔业市场渐渐成熟，渔具改进让捕鱼效率提高。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大小机帆船穿行于湖汉港湾，一车车的鱼往外运。

“鱼好打，也好卖。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渔民比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后来，湖边的厂子越来越多，黑乎乎的污水直排水里。2000年后，水越来越臭，鱼越来越少。

为了生存，渔民开始用迷魂阵、滚钩、电鱼、炸鱼、毒鱼等随处可见。千百年来的水、鱼、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尽管舍不得打鱼生活，罗友连和渔民兄弟都感觉，这些年几乎没鱼可打了。

“渔民都随遇而安，我的心愿是先好好过年，年后再找事做。”罗友连说。

**“离开，是为了我们的家园有更美好的明天”**

开单、接货、发车，在物流企业工作的杨斌每天都非常忙碌。提起渔民生涯，他感叹，“太辛苦了！”

今年29岁的杨斌，出生在汉寿县岩汪湖镇的一户普通渔家。小时候调皮，在船上抓鱼玩儿，玩累了倒头就睡，手里还抓着鱼。他越来越大，可鱼越来越少，世代打鱼的杨家决定培养一个识字的人。

“我识字还没有鱼多，只能在这船上困着，你可要走另外一条路。”他还记得父亲的话。

为了他读书方便，父母在岩汪湖菜市场买了房子，让爷爷奶奶带他，父母又赶回渔船，因为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从水里打撈。

每年寒暑假，杨斌会到船上帮父母。晚上等鱼儿出来觅食时熬夜下网，白天不用补网时趁空睡觉。无论是在夏日火热的太阳下，还是冬日凛冽的寒风中，劳累的他们都能睡着。

没有父母在身边管着，初中毕业后，杨斌就没读书了。他上船捕了两年鱼，可鱼更少了，很难再养活一家人。最终他走出这片湖，去广东打工，洗过盘子，当过工人，现在在长沙上班。

知道家里要交船上岸后，杨斌打电话问情况。“不让捕鱼了，好我们在菜市场有房子，做点买卖，也不用太愁。”父亲告诉他。

在他家小卖铺的柜台上，记者看到了杨斌的父亲为西洞庭湿地保护捐献1000元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人很少甘心当一辈子渔民的。对渔民上岸，政府在补贴、社保、就业、就医等方面将推出一系列政策。

“离开，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希望自己和洞庭湖都有更美好的明天。”杨斌说。

新华社长沙1月1日电



▲2019年12月31日，湖南邵东市九贝生态养殖场工作人员盛国平在“跑道”鱼塘边捞鱼。



▲这是2019年12月30日在湖南衡阳市珠晖区兴湘村拍摄的正在建造中的鱼池。



▲2019年12月31日，邵东市九贝生态养殖场工作人员在“跑道”鱼塘边挑选上岸的鱼。

## 禁渔之后，鱼从何来

湖南渔场科技转型见闻

从1月1日开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禁渔。湖南多地渔场通过转型升级，各种形式的绿色生态养殖令人眼前一亮

使用“装配式陆基生态循环养殖系统”鱼池，“一个池子的产量大过一口鱼塘”；一些传统老渔场也利用新技术积极转型，过去臭气熏天、一片乌绿的渔场如今已变得清爽干净

依靠科技养鱼，不仅改变了过去污染重、产量低的老问题，鱼的品质也大大提升

新华社长沙1月1日电（记者周勉）从1月1日开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禁渔，沿江不少省份之前也纷纷出台了清退养殖网箱、禁止天然水域投肥投饵等限养措施。记者近日走访湖南多地渔场看到，通过转型升级，各种形式的绿色生态养殖令人眼前一亮，老百姓的“鱼篮子”不仅装得更满，也更健康。

在衡阳市珠晖区兴湘村，工人们正忙着建造一栋外形看起来是车间板房的建筑，但走进才发现另有乾坤——加装了隔温层的内胆镶嵌在钢结构中，形成了几十个高于地面的大箱子，它们就是“装配式陆基生态循环养殖系统”的鱼池。

项目负责人、湖南近山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林介绍，每个池子体积30立方米，可养4000斤鱼，内部安装有集污槽、曝气管、测温头和污水监测器等设备，不仅可以随时排污控温，还能调整水中pH值、氨氮和亚硝酸盐等与鱼类生长直接相关的重要参数。鱼池排出的尾水经过户外两口水塘沉淀处理后，可以再次注入池中循环利用。

266公里长的湘江衡阳段，其中有150公里是我国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一个池子的产量大过一口鱼塘。”衡阳市农业农村局总水产师段成介绍，2019年，衡阳全市清退了近3万平方米的养殖网箱，由此失去的1万吨养殖产能，在未来一年将被陆基养殖全部填补，从而确保爱吃鱼、会做鱼的衡阳人“鱼篮子”不断供。

“因为我把鱼养在22米长的水槽里，水流带动鱼不停游动，像跑步一样，所以大家都说我养的是‘跑道鱼’。”作为湖南省第一个采用这种方式养鱼的人，邵东市九贝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李三明很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他在鱼塘里共铺设了34条“跑道”，通过电机控制，可以调节水流的速度和大小，用来将鱼群产生的粪污和饲料残渣冲刷到与水槽尾部连接的集污区内，里面的污水经过两个过滤坝和沉淀池、曝气池、净化池等系统，可以再次



▲2019年12月31日，渔民在益阳市赫山区来仪湖渔场里挑选网到的鱼。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薛宇桐摄

利用。

“‘跑道’养殖的方式不仅可以保证鱼群始终有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而且在同等水

域面积下，产量比过去多了一倍。”李三明说，2019年渔场产了150万斤鱼，占到全市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 上岸之后，何以为生·生态修复，有何举措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全面解读长江禁渔新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董峻、刘紫凌、史卫燕）“江烟淡淡雨疏疏，老翁破浪行捕鱼”的画面，即将从长江流域消失，而我国生态保护事业中的历史性一幕即将开启——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这项政策在长江大保护中的意义何在、如何部署，世世代代以渔为生的人们生计怎么办？就此话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1日全面解读长江禁渔政策内涵和实施情况。

## 禁捕迫在眉睫

于康震介绍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屏障。”于康震说，“禁捕是有效缓解长江生物多样性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危机的关键之举。”

据于康震介绍，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

活动影响，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物种种群资源全面衰退，白鱀豚、白鲟、鲟、鳇等物种已多年未见，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

生态破坏不仅危及长江水生生物种群繁衍，渔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1954年长江流域天然捕捞量达42.7万吨，上世纪60年代捕捞量下降到26万吨，80年代为20万吨左右。近年来即使大规模增殖放流，长江每年的捕捞量也不足10万吨，约占全国淡水水产品总量的0.32%。

于康震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2017年至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全面实施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等要求。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是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具体举措。

## 多方合力保障28万渔民生计

于康震说，鱼儿越捕越少、越捕越小，一些渔民开始铤而走险，用“绝户网”和电、毒、炸等非法渔具渔法竭泽而渔，结果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捕越糟。实施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是打破困局的必要措施。

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对此，中央财政安排了补助资金对各地的禁捕工作给予适当的支持，积极引导退捕渔民上岸和转产转业。

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10部门成立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暨长江禁捕工作协调机制，并要求各地参照国家部委协调机制模式建立禁捕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落实退捕渔民过渡期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退捕渔民全部按规定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对退捕后暂无生活来源的专业渔民给予过渡期保障；符合条件的困难退捕渔民，纳入城乡低保救助，对其中特别困难的实行临时生活救助；对贫困渔民和有返贫可能的渔民，对接精准扶贫。

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服务，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创业意愿的渔民全部纳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鼓励支持渔民自主就业创业；加大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为大龄、生活困难的渔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安置。

57岁的盛国平来自岳阳市华容县，在洞庭湖和长江捕了一辈子鱼的他最近来到李三明的渔场工作。“洞庭湖和长江禁渔之后，家里的收入估计会少一大半。我到这里上班，不仅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块钱，还能学习先进的养殖模式，为以后自己创业做准备。”盛国平说。

一些传统老渔场也在积极谋求转型。有着将近50年历史的益阳市赫山区来仪湖渔场2017年拿出90亩水域面积，投入160万元建了一个大型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过去臭气熏天，一片乌绿的渔场如今已变得清爽干净。记者采访时，正巧碰上渔场2019年最后一网起鱼。新鲜肥美的大白鲢在渔网中活蹦乱跳，渔民们把个头不足的挑选出来放回鱼塘，剩下的过秤装车运往长沙。

来仪湖渔场经理徐兆军介绍，渔场年产量从2016年的800吨提高到了2019年的1500吨，如今每天要向长沙和益阳市区供应1万多斤鱼。这些得益于渔场和湖南省水产科所、湖南农大等单位，在品种改良、饲料工艺提升、养殖模式和病害防治等方面开展的产学研合作。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政渔业处处长王元宝表示，依靠科技养鱼，不仅改变了过去污染重、产量低的老问题，还提升了鱼的品质。渔业部门将积极引导和帮助更多渔场和渔民，朝着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转型。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董峻、史卫燕）长江的鱼儿有了一张“大保护伞”——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流域各地的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时期。

记者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在水生生物保护区1日起全面禁捕的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等规定，长江流域除水生生物保护区以外的重点水域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最迟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鄱阳湖、洞庭湖等大型通江湖泊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由有关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划定禁捕范围，最迟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与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连通的其他天然水域，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禁捕范围和时间。

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长期以来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物种种群资源全面衰退。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是有效缓解长江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危机的关键之举。

禁捕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近28万渔民。农业农村部联合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沿江省市政府通过加强资金支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养老保险政策、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就业创业帮扶等措施，切实保障退捕渔民的利益和长远生计。

## 禁捕后仍要做大量工作以确保护生态修复

于康震表示，恢复水生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是个长期过程，特别是部分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任务十分紧迫。同时，随着禁捕工作的持续推进，渔业资源将逐步恢复增长，非法捕捞的利益诱惑加大。为此，于康震介绍了今后要采取的相关配套措施。

一是重点针对中华鲟等珍稀物种，采取加强人工繁育、扩大人工群体资源、强化就地保护、加强迁地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使珍稀濒危物种濒危状况得到明显缓解。加大重要水域生态修复力度，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二是构建统一的长江水生生物调查监测平台，完善对水生生物资源及其关键生存条件指标体系的系统跟踪监测调查，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全面、完善、权威的基础数据。

三是在重点水域配置一批渔政执法船艇、无人机和视频监控系统，提升执法能力和效果。引导退捕渔民参与巡查监督工作，建立“护鱼员”队伍，配备必要执法监管装备。

四是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渔业资源恢复情况，适时组织研究新的保护管理政策，探索建立长江渔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